株洲日报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11月
30
星期日

乙巳年十月十一

第24188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连续出版物号
CN 43-0005

知株侠视频号　株洲新闻网　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

株洲文脉

寻觅那只折翼的金孔雀

——重访袁昌英故居

晓菲

冬日的阳光拥有一种穿透时光的质感，稀薄却明亮，它牵引着我，再次踏上了前往袁昌英故居的路。

并非为了赶赴某场约定，只是心念所动。记忆中那条满覆苍苔的幽僻小径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柏油路。穿过一片静谧的樱花林，沿着微呈螺旋状上升的林荫道缓缓而行，小东湖的波光、“陋园”的轮廓与新建的展示馆渐次入画。这里是醴陵骆家坳，是袁昌英生命的起点，也是她灵魂的归处。

微风拂过，似有乐声传来。纪念广场中央，一位男子正忘情地吹奏着萨克斯。他神情虔诚，无视周遭纷扰，只将那悠扬而略带忧伤的旋律送入长空。天上冬阳暖照，地下琴声缥缈。在这恍若隔世的乐音中，我仿佛看到百年前那个从爱丁堡归来的身影，正穿过岁月的烟尘，款款走来。

一

有人说，袁昌英出生时，渌江水是清的；她离去时，渌江水依然清澈。这条河洗净了她一路的风尘，却洗不去她生命中那抹浓烈的传奇色彩。

在广场的一尊塑像前，我放慢脚步。齐耳短发，面容恬静，目光坚毅而祥和，双手紧握书卷——这就是袁昌英。我与她“碰了个正着”。我伸长脖颈，踮起脚尖，试图与那双石刻的眼睛对视。在静默的交流中，我似乎听见她在低语：记住我，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这里活过，而是因为我曾那样热烈地爱过这个世界。

翻开历史的褶皱，1894年的秋天，袁昌英诞生于一个官宦之家。父亲袁雪安，一位曾历任多省财政厅长及湖南代理省长的民国儒官，给了她最初的开明启蒙。然而，旧时代的阴霾并未因父亲的宠爱而完全散去。母亲因未生男丁而抑郁早逝，家族中封建礼教的无形之刀，更是早早地架在了她的心头——她的双脚被迫缠了又放，放了又缠，变得畸形。但这双曾被禁锢的小脚，日后却走得比谁都远——它跨过了万水千山，走进了爱丁堡大学的讲堂，走进了巴黎大学的图书馆。

她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新女性”。当同龄的女子还在深闺中绣花叹息时，她已负笈海外，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第一位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。她本就是一片广袤而蔽蕤的原野，无论生活给予多少苦难，只需一点点欧风美雨的滋润，一点点自由思想的光亮，她便能将满腹的才情化作清香，吹拂那个沉闷的时代。

二

阅读袁昌英，往往始于那些灵动的文字，却最终陷于她波澜壮阔的人生际遇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，星河灿烂。袁昌英的身影活跃其间，她是那样的耀眼。她博览西欧、北欧戏剧名著，吸取西方戏剧精华，创作出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活诗人》《究竟谁是扫帚星》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作品。她的《法国文学史》更是填补了当时国内学术的空白。

人们津津乐道于她与徐志摩的那段往事。1924年5月，为庆贺泰戈尔六十四岁寿辰，北京的文化圈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演出——泰戈尔的名剧《齐德拉》。徐志摩饰演爱神，袁昌英饰演村姑，林徽因亦在幕后。那是一场关于美的盛宴，全英文的对白流淌在舞台上。

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曾用略带酸涩的口吻回忆过那位“从爱丁堡来的朋友”：“一对玲珑般的大眼睛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，是位小脚新青年。”这描述虽带偏见，却勾勒出袁昌英彼时令人瞩目的现代风采。

然而，对于袁昌英而言，那些风花雪月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。她真正的归宿，是与丈夫杨端六的相濡以沫。杨端六，这位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，曾是她父亲的得意门生。两人的结合，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平衡。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曾在母亲日记中读到这样一段话：“……我曾与人演戏时发生过一段子恋情，后来我用理智和意志将这些感情给镇压下去了……”

这就是袁昌英。她追求极致的美，却更懂得守住内心的秩序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她选择与杨端六不惊不扰地度过一生，将满腔的热情倾注于学术与教育。

三

1928年，袁昌英执教武汉大学，与苏雪林、凌叔华并称为“珞珈三女杰”。那或许是她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。

在珞珈山的寓所旁，袁昌英特别钟情于几株枇杷树。枇杷者，秋荫冬花，颇具气节。每当凛冬来临，大地寒彻，万木萧疏之际，枇杷树却在未融的冰雪中，纷纷扬扬地开出一树白花。那浮动的暗香，清奇、醉人，伴随着袁昌英夫妇在书房灯下笔耕不辍。

那时候的她，是受人敬仰的教授，是穿梭于课堂与书斋的学者，是那个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“袁先生”。她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，开出了洁白的科学之花，结出了璀璨的学术之果。

然而，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且残酷至极。现实太沉重，沉重到一枚秋天的落叶，都足以将行人的脊梁压弯。

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，武大的珞珈山不再是避世的象牙塔。袁昌英未能幸免，她被打成“右派”，财产被冻结，生活受到严苛的管制。曾经的“金孔雀”，被勒令去打扫厕所，昔日握笔的手拿起了扫帚。但即使在最屈辱的时刻，她依然保持着一份高贵的沉默。

1969年，年逾七旬的袁昌英被当作“五类分子”，遣送回乡。

四

“叶落归根”，这句古老的谶语，对袁昌英而言，却是一场悲壮的流放。

她带着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，惜别了生活近四十年的武汉，回到了醴陵枫树塘骆家坳的袁家老屋。这里没有了珞珈山的湖光山色，只有乡野的孤寂与荒凉。

她将老屋改名为“陋园”。这名字里，有刘禹锡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的孤傲，也有对现实境遇的无奈自嘲。在这里，四年乡间生活，每一天都是对尊严的坚守。

即便身处泥泞，她从未放弃过对文化的挚爱。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，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，在昏暗的油灯下，着手重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没有字典，没有参考书，她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学养，与四百年前的英国文豪进行着灵魂的对话。

我仿佛能看见那个画面：明月皎洁的夜晚，她手捧线装书，读得废寝忘食，如痴如醉，暂时忘却了屋外的寒风与批斗；暮色低垂的黄昏，她深陷在那张破旧的老式藤椅里，燃上一支香烟。烟雾缭绕中，她或许又回到了爱丁堡的街头，回到了巴黎的塞纳河畔，回到了珞珈山的讲台。

那是怎样的悲凉，又是怎样的壮丽！一支香烟，一卷莎翁，是这位被折断羽翼的“孔雀”，对那个荒谬时代最后的、无声的抵抗。

五

从沉重的回忆中抽身，我走出“陋园”，重新回到冬日的阳光下。

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颤。只见一对孩童穿着金黄色的棉衣，正像两只快乐的小鸟，在袁先生曾经蹒跚走过的脚跟前相互追逐、嬉戏。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，穿透了历史的厚重。不远处的六角亭石凳上，一位肤色黝黑的乡间女孩，正旁若无人地对着小镜子，静静地涂着口红。她神情专注，嘴角含笑，也许正要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。

这生机勃勃的一幕，与不远处的青山墓冢形成了奇妙的张力。

我的视线越过他们，望向那青青的山色。那里是袁昌英安息之处，是繁华喧闹都市中深藏的一块碧玉。我想，袁先生若泉下有知，当会感到欣慰吧。她一生追求自由、追求美、追求人性的解放，为此受尽磨难。而如今，在她长眠的土地上，孩子们自由奔跑，女孩们大胆地追求美丽与爱情——这不正是她笔下曾无数次憧憬过的未来吗？

返程途中，忽觉头顶被轻轻触碰。伸手一接，竟是一片飘落的红枫。虽已离枝，却依然柔软浓艳，正当盛时。我不知它为何而落，或许正如袁昌英的一生，虽历经风霜凋零，却始终保持着那份高贵的色泽。

我欣喜地将这枚红枫带回了家中，放在枕畔。今夜，它将伴我入眠。在梦中，我或许会再次遇见那只金孔雀，看她展开绚丽的羽翼，飞越珞珈山，飞越爱丁堡，飞向那永恒的星空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风物

位于醴陵枫树塘骆家坳的袁昌英故居

淦田老街记

张雄文

老街不大。

晨曦在三两声鸡唱里漫开，老街缓缓露出躺卧湘水东岸的真容，朴野而恬淡。紧贴江岸，枕着涛声，铺开两纵两横屋舍俨然的街巷，最长者约一里，全绕一圈，大概也不超半小时。若在某条街巷一头朝另一头弯弓搭箭，箭矢或许就气喘吁吁栽落尽处的稻田——金灿灿的晚稻尚未收割，飘着幽幽稻香，与街角一株挂满毛刺果实的板栗树散佚的清香牵手、相融，老街也便有了更独特的印记。漫步一阵，胃液被一家粉面馆热腾腾的牛肉香搅动时，我脑海里一度迷惑的“淦田”二字，似乎突然可触可感起来：有水，有金，还有田。

老街很老。

淦田是株洲所属渌口区一个较偏的小镇，距株洲主城七八十里，却曾荣极一时，取代过后者位置。三国时，东吴孙权设横跨湘江两岸的建宁县，即株洲最早前身，治所在今日主城区。不久，吴蜀两家划湘水为界，退出西岸的东吴心有不甘，在东岸邻江倚渡之处筑新城为县治，虎视眈眈瞪着对岸，是为淦田。后来，东吴千帆横渡，重夺西岸，县治于是再回株洲，顺手带走了淦田所有的光环。

世事如棋，白云苍狗。北去的湘水淘尽英雄人物，也让诸多荣华与喧腾化为尘泥，如同李白所感慨：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。被东吴漠然抛弃的淦田，一度萧索沉寂，隐在悄声滑过的时光里。老街南部江边至今残存的一段古城墙，是当年县治遗址之一，黏土夯筑，斑驳沧桑，覆盖不知名的杂草灌木，像苍颜白发的翁媪，阳光下默默咀嚼往昔荣耀。拨开草丛过去，摩挲那些凝结流光的黏土，我似乎握住了孙权、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或吕蒙的手……

老街也终不失繁华。淦田被弃后并未颓废，而是埋头自强，渴盼从被遗忘的尘泥中重获荣光。近代以后，老街渐渐熬出了头，有了三街一巷的规模，还得临江之便，建了多个探入深水的码头，诸如桐油码头、彭家码头等，帆影尽日穿梭不息，顺湘水通南岳、衡阳，或达洞庭、汉口。街面颇讲究，都以齐整麻石条依次铺就，又被往来不绝的脚步磨得溜光；两旁木质屋舍挨挤，店铺密集，商贾熙熙。二十世纪早期的《湘潭公报》曾记载老街“不可言状”之热闹：“夜间花灯满市、通宵达旦、如同白昼，门前宾客盈门……”后来，粤汉（京广）铁路横穿淦田，火车呼啸而来，老街于1935年便设了车站，再后来被列为四等站，可上下旅客，承接货运。“洋气”一时的造纸厂、粮站、供销社、食品加工厂等随之而来，红火了数十年。

我到来时，它们多已消失或颓败于流光深处，属于被浪花淘漉的部分，诸如书报册页记载的那些帆影、麻石条、粮站等。立在门虽设而常关的火车站前，听说是因铁路提速而闭门，不再接纳客货业务，淦田往日引以为傲的火车仅能留几声汽笛与一闪而过的身影，令我又添一份感慨。好在服装、家电、建材等新厂家新店面又继之而起，散布街巷各个角落，生机勃勃地呈于探觅者眼前，老街中心甚至赫然耸峙着一座寻常小镇难得的奢华酒店。它们是春风里的野草，也像从未屈服的淦田人，生生不息，最终抚平了我的叹惋。

令我尤喜的是，水运早已衰落，千帆过尽不再来，那些老码头却还在。一处翠树掩映、鸣声上下的码头，甚至依然有艘小船往来摆渡。每逢赶集的日子，对岸百姓便挑担或扛包裹坐船过来，互通有无，笑声常常盖过涛声。不过，我来时非集日，树荫下泊岸的小船空空如也，主人也不知去向，似乎在演绎唐人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意境。沉吟时，岸边小巷忽然传来节奏分明的敲打声，循声过去，竟是一家铁匠铺。低矮、黯淡的屋里，炉火烧得通红，一个有些年纪的汉子正高举铁锤砸落，火花四溅，映红一张黧黑的脸。乌黑的铁案上，一柄赤红的锄头渐渐成型。

纯手工打铁，是邈远的儿时记忆了。眼前这家，或许也是老街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店铺与行业了吧？趁汉子歇下来闲聊，得知他从父辈手中接过技艺，已干了30来年。湘江潮起潮落，老街几度沉浮，他淡然不惊，像惯看秋月春风的老渔父。他每日的敲敲打打，给方圆数十里人家带来难得的方便，生意从未断过，有人甚至从邻县专程赶来定制。只是不觉间，铁锤将他从毛头小伙敲成了满额褶皱的汉子。

“老街铁匠铺出过顶天立地的人物！”汉子望向门外的湘江，脸上溢出自豪。百多年前，一家铁匠铺收了个子侄辈徒弟。徒弟出师后，逆流而上，到衡阳水口山铅锌矿挖矿谋生，不想跌入无边暗夜：每天苦干10多个钟头，井下事故频仍，薄薪却难以糊口。后来，共产党人在水口山点燃了星火。徒弟奋然参加夜校，投身罢工运动。再后来，他决然率800多名矿工起义，转进井冈山，加入红军队伍。他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，担任军械处处长，领着大伙修枪械，造梭镖，因功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，成为巍巍井冈响当当的人物之一。

这位名叫宋乔生的铁匠，不仅将姓名刻进井冈山的山山水水，也刻入了红四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记忆深处。多年后，毛泽东仍夸赞其“很有功”。

令人痛惜的是，1929年1月漫天风雪里，随红四军转战赣南的宋乔生，为掩护战友血染疆场。早在水口山，他引领当年淦田铁匠铺老板的外孙，也就是自己的堂外甥投身革命。他倒下后，堂外甥随队伍继续前行，跨过万水千山，最终迎来漫过全国的曙光。这位喝过淦田水的外甥，就是闻名遐迩的开国将领耿飚。人到晚年，耿飚常常想起宋乔生，称其为自己的“革命引路人”。

在老街铁匠铺前，我徘徊良久，蓦然想起《国际歌》的句子：“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！”我想，老街走出去的铁匠宋乔生，当年一定是将这首歌唱得最响亮的人之一……

淦田，被野草藤蔓掩盖的建宁古城遗址

文旅株洲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遇见太和仙

谭国建

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闲来无事，想起父辈们常常提起，而我却从未去过的银坑下洞。

过高楼，景致渐见清幽，溪中流水清亮欢跃，竹林青翠，路边绿树成荫，用句合时话叫天然大氧吧。行不远就到了下洞，乃一路边小镇，倒也清秀亮丽。继续西行，得知前有紫云峰和太和仙景点。

太和仙在《攸县志》上有记载，乃攸县最高峰，想象中它藏在莽莽林海中。于是继续西行至太和仙山脚下——因路边有一标牌得知——起始想骑摩托上去，行了几十米，路险难骑，只得弃车步行。路乃人工开挖，可通四轮机动车。沿途美景赏心悦目，清泉石上流，一丛映山红正盛开着，娇艳得如一水嫩舒心的少妇，山峦重叠，翠竹相景。岔路口有一刻有太和仙的石碑插在野草中。

愈行愈难，快步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数着脚步前行。愈行愈高，回望来路，真有一览众山小之感。愈行愈远，愈远愈觉得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莽莽大山只有阳光伴我而行，真所谓青春作伴。展望前面山与天相接，回望后面，云山雾罩恍若隔世，难怪称仙山，乃与人世隔绝，避开凡尘纷扰耳。遂想井冈山概也一人迹罕至之地，遂被毛泽东同志辟为根据地。太和仙山脚有杉木林，到高处则为矮草，无有树木。山上凉风习习，赶紧将脱掉的外衣穿上。眺望前面，山峦被割去一块块、一条条的血肉和骨骼。

不割诚然不便我们与她亲密接触，割烂了又有损仙气。山腰上有一奉神处，空旷处有一井。其实山越高，越看不到水，此处却在岩石之中凿有一井，且井中有较深的清水，口渴极，有一瓢，遂握瓢取水。

终于爬上太和仙的山顶，原以为登高极目，能一眼望穿湘赣，看尽吴楚东南坼。但真正伫立于此，西望却是一片低凹的盆地——那是下坪。虽未见浙江福建之遥，但极目之处，云海翻腾，山峦如黛，江山如此多娇，已足够填满胸壑。

下山途中，于半山亭拾得一根竹杖，笃笃而行。这根竹杖，仿佛是山神赐予的权杖，支撑着我走完剩下的路。

其实，这一次遇见太和仙，虽是无意，却似冥冥中注定。
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我忽然明白，人生便如这登山。即便身体抱恙，即便前路崎岖如太和仙的险道，我们也终究不能屈服，不能得过且过。

这大好河山，还有太多的秘境等待我们去探寻。未来的十年，哪怕步履蹒跚，我也要像今日这般，一步步丈量过去，不负这青山，亦不负自己。

云雾缭绕下的太和仙

社长、总编辑/谌孙爱　社址：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　印刷厂地址：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　邮政编码：412007　值班领导/张玉成　责任编辑/郭 亮　美术编辑/曹永亮　校对/马晴春　株洲日报社法律顾问/胡 杨：0731－28781717